



热流

Relin

一部国企职工生存奋斗的画卷
命运的抗争，人性的“美”与“善”

李铁 · 著

热流

Relin

李铁 · 著

 大连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 李铁 201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热流 / 李铁著. —大连: 大连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505-1260-3

I. ①热…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1607号

出 版 人: 刘明辉

策划编辑: 张 波

责任编辑: 张 波 彭艳萍

封面设计: 张 金

版式设计: 张 波

责任校对: 刘丽君 乔 丽

责任印制: 赵中正

出版发行者: 大连出版社

地址: 大连市高新园区亿阳路6号三丰大厦A座18层

邮编: 116023

电话: 0411-83620442 0411-83620941

传真: 0411-83610391

网址: <http://www.dlmpm.com>

邮箱: dlszhangbo@163.com

印 刷 者: 大连金华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70mm × 230mm

印 张: 21

字 数: 324千字

出版时间: 2018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5-1260-3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上 部

第一章·····	2
烤土豆 木梳 火红年代 泥鳅钻豆腐 第一代厂长	
第二章·····	28
长门 铁花 俱乐部 权威传奇 六十年代初的爱情 拜师	
抓革命、促生产	
第三章·····	59
修长的手指 白裙子 一个人的冬天 木梳丢了 夜色温柔	
雄性的轴 工作与婚姻 冷水沟	
第四章·····	100
舞会 雌性的瓦 权威检测仪 大会战 半边天 猪下水	
第五章·····	131
干群关系 突击队队长 捉奸 一场秋雨	

下 部

第六章.....	148
喇叭裤 长门 铁花 八十年代的爱情 第二代厂长 大锅饭	
先驱者	
第七章.....	177
手艺与文凭 手艺与爱情 烤土豆 舞会 金童玉女 女焊工	
第八章.....	202
两份建议书 班长 美女的价值 初露锋芒 腐败分子	
铤而走险 别墅	
第九章.....	236
“长门双雄” 落红 企业家的时代 诬陷 介绍经验 复辟阴谋	
罗非鱼 天要下雨	
第十章.....	274
开会 谈判 三角关系 茶吧 阵痛 事故背景 新兴的阶层	
第十一章.....	304
“双雄”联手 振动 新气象 雌性的轴 长门 铁花	

上部

第一章

烤土豆

开始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

对于自己的故事，陈铁花总会这样界定它的开始。多年来，她一直认为开始是可以选择的，而结束则由天定。她把自己的开始从变了颜色的陈年老账中分拣出来，如同从装满旧衣服的箱子里翻找一件她也许并不怎么喜欢，却对她有着某种特殊意义的衣服。她的心情是复杂的，她把它在阳光里抖一抖，晒一晒，在纷飞的尘埃中，她会与许多不想忘的或者想忘的事情不期而遇。

陈铁花少女时代常用一把木制的梳子梳头，木梳很精致，虽然掉了几个齿，还有几个齿已经松动，但对于那个时代的一个乡下女孩子来说，拥有这样一把木梳已经是件很奢侈的事了。闲着时，陈铁花就搬个小凳坐在院子里梳头。陈铁花的发质极好，头发又黑又粗，不像其他乡下女孩子那样，头发是枯黄的，如秋后的干草。陈铁花的发质与她的营养状况反差甚大，吃粗米野菜，平时难见荤腥，身体已瘦如柳枝，可她的头发却异常茁壮，像吸饱了养料和雨露，尤其用木梳蘸了水梳头，头发显得又黑又粗又滑又亮，在一群女孩子中十分显眼。没有特别的事情要做，陈铁花一般是不蘸水梳头的，蘸水梳头了，就预示着她将刻意去做一件事情。把自己的优势尽显出来，是一种心机，也是一种隆重。

开始不是在村子，而是在厂子的独身宿舍，拥有四张床位的房间此时只

有陈铁花一个人在。阳光很盛的时候，陈铁花就开始梳头了。她把一盆清水掬在镜子前的小木桌上，面对镜子，用心爱的木梳在盆里蘸一下水，然后梳一下头。长长的头发被她梳得根根如丝，如水线般倾泻而下，阳光一照，能成功地反出光来。当然她的头发是不能披散在肩上的，那个年代不时兴披肩发，时兴的是齐耳短发，城市、农村的大姑娘、小媳妇大都剪成这种发式。陈铁花没赶时髦剪短发，她梳成的最终发式是两条乌黑锃亮的大辫子，辫子编得整齐而繁复，如一件艺术品。

然后，陈铁花换上了那件她钟爱的缀满小碎花的红棉袄。那件棉袄是母亲为她缝制的，面料是土改时分到的一块花布，质地极好，据说是地主的儿子从某个大城市买回来给自己媳妇用的。厂子里的女职工大都穿蓝黑色调的衣服，远看分不清谁是谁，尽管时髦，可陈铁花还是不喜欢，她觉得女孩子就应该穿得醒目。红棉袄虽然有些土气，但与劳动布的工装裤搭配，就土洋结合，就不同凡响了。红棉袄长及髋部，布制的花形长纽，立领，陈铁花穿在身上觉得自己瞬间就亮堂起来了。这是一种奇特的感觉，就像在一间漆黑的屋子里，你突然点燃了一盏灯，在渐渐清晰的视线里，你看见自己的影子好像不属于自己，在亮光中漂亮地摇曳。

陈铁花走出独身宿舍，从身边经过的人都用一种好奇的目光看她，她全然不顾，只管往前走。陈铁花要去的地方是厂院后面的大田地，从宿舍走到那里需要二十几分钟。她穿过高高矮矮的建筑和熟悉或不熟悉的厂人，踏上刚刚苏醒或者说尚未完全苏醒的地头。地上还铺着一层薄薄的积雪，由于出现融化的迹象，积雪已是百孔千疮，似乎有许多浑浊的液体正在努力渗透，颜色也没有冬天的白。即便如此，穿红棉袄的陈铁花还是很显眼，回头望，她好像能看见自己踩过的雪地上有一道若有若无的红色痕迹。

在这一大片田地的尽头是一座土丘似的村庄，叫长门村，陈铁花的家就在那里。刚落成不久的发电厂占了长门村的田地，每家每户便有了一个进厂的指标。陈铁花的指标是与哥哥竞争得到的，父亲本来已决定把指标给儿子，但陈铁花坚持不懈的哭声起了扭转乾坤的作用，最终父亲还是把指标给了她。

农民进厂，和原有的职工待遇是不一样的，他们大都被分配干一些边缘性的工作，比如陈铁花，就只能在清扫队里做一个毫无技术含量的清洁工。陈铁花一直固执地认为，清洁工算不得真正的工人，只有能接触到发电用的机器的人，那才算真正的工人呢！

陈铁花的身后是发电厂，对这一大片陌生而又奇怪的建筑物，陈铁花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一个恰当的比喻，直到后来她有了女儿，女儿有了一副积木玩具，她才蓦然觉得用积木来形容这些建筑还是比较贴切的。如果大地是一张偌大的桌子，那些高的矮的粗的细的圆的方的东西组成的建筑物，不就是人为堆起的积木吗？

陈铁花在一棵大槐树下停住脚步，回身，这样她的背后就是长门村了，前方则是发电厂。没进厂的时候，陈铁花总爱在傍晚跑到地头来，眺望那些建筑，眺望的过程其实就是光线转暗的过程。夕阳西下，一种无法克制的躁动，在黑暗来临之前盈满了她的身体。

对于这一天的陈铁花，光线转暗的过程也是等待的过程，等待一个人隆重出场。这个人叫施其山，是厂里的一个技术员，比陈铁花大不了几岁，人精瘦，脸苍白，肩膀很突兀地支撑着衣服，好像只有骨头没有肉，用力一推就能散架一般。陈铁花是在厂房里打扫卫生时认识他的，他在检查一个阀门时晕倒了，陈铁花赶上前去扶他坐起来，掐了他的人中穴，他才慢慢缓过来。陈铁花问他为什么会晕倒，他说是饿的，每天的定量只够吃饱一顿饭，分开三顿吃，吃的就都是没多少米粒的稀粥，间歇性晕倒也就是常有的事了。陈铁花一般在厂里的食堂吃两顿饭，实在饿得不行，就回家再补上一顿饭。家里虽然吃的是用秫秸磨成的粉面，但毕竟还能填饱肚子，何况长门村和长门厂近如一家，从宿舍到厂房和从宿舍到村子，距离不相上下。陈铁花心软，想帮他，又不知怎么帮他。两个人熟悉以后，陈铁花还真帮过他多次，在食堂吃午饭时，陈铁花悄悄接近他，不管他同意还是不同意，硬把自己饭盒里的饭拨给他一半。周围的人起哄似的笑，施其山红了脸，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

这次约会是陈铁花发起的。没下班的时候，陈铁花找到施其山，说晚上

请他一起吃好东西。施其山问是什么好东西，陈铁花没告诉他，说你去了自然就知道了。当时施其山瞅她的眼神很特别，应该属于含情脉脉的那种，当时陈铁花没觉得有什么，若干年后回忆，这眼神才日渐珍贵起来。

陈铁花蹲下身，用手扒开树下的浮雪，露出一米见方的地皮后，又找来一些干树枝，手脚并用地折断，堆起一个柴堆。用火柴点燃了，柴堆便发出毕毕剥剥的响声，冒出一朵朵令人欢欣鼓舞的火苗，一缕浓烟像竿子一样竖立起来，慢慢扭过头，朝着电厂的方向飘过去。这个时候，施其山像被这缕浓烟牵着，一点点地从电厂那边晃过来，走到近前，冲着火堆对陈铁花说，你是在搞篝火晚会吧！

陈铁花说，就算是吧。

施其山说，你说过要请我吃好东西。

陈铁花说，嗯。

陈铁花从身后拽出一个小布包，撂在地上，小心地打开。呈现在眼前的居然是十几个黑不溜秋的土豆，土豆有小孩拳头那么大，但每一个都有着令人眼睛一亮的 ability。陈铁花看见施其山的眼睛睁得又大又亮，饥荒年月，土豆抵得上金子。她还看见施其山使劲地吸了吸鼻子，脸上浮现出灿烂的表情，好像成功地吸到了土豆的香味，可生土豆是不会有任何味道的。

施其山说，果然是好东西！

施其山像陈铁花一样蹲下身，拿起两个土豆就要往火堆里扔，被陈铁花给挡住了。陈铁花说，时候没到，你把土豆扔进去，土豆就不是土豆了，会变成硬邦邦的焦炭。施其山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你从哪儿弄来这么多土豆，现在这可是金贵的东西。陈铁花说是从家里拿来的，平时舍不得吃，是藏着的。施其山说那今天为啥舍得拿出来，陈铁花没吭声。施其山隔着火苗看着陈铁花被映红的脸，似乎明白了什么，脸也一下子红了起来。

火渐渐熄了，熄火的过程中两个人都耐心地沉默着。火堆变成灰堆时，陈铁花才把土豆倒进灰堆，用一根木棍一个一个把它们捅进灰堆的深处。做完了，陈铁花朝施其山笑了笑说，我们要耐心等一阵，等焖熟了，我

们就可以吃了。陈铁花说到这里，发现施其山的注意力似乎并没有在灰堆上，而是在她的身上，他盯着她，他的眼神是虚的，近乎迷离了。这种眼神令陈铁花十分受用，她觉得这种眼神就像味道一样，既可以品尝又可以笼罩，如果不是出于礼貌，她真想闭上眼睛，全身放松，至少在这一刻什么都不想。

但很快还是陈铁花自己打破了沉默，她说，还是说点儿话吧。施其山说，说什么呢？是说心里话，还是说客气话？陈铁花说，话还分两种，你们城里人真复杂。

施其山说，我先说客气话吧，感谢你多次帮我，我真的很感谢，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了。

陈铁花说，这些话我不想听，还是说别的吧。

施其山说，那就说心里话，从我认识你那天起，我就觉得我们之间会发生什么。

陈铁花说，发生什么？

施其山说，你说能发生什么？

陈铁花说，你说什么呀？！

陈铁花的脸热辣起来，她虽然阅历浅，又没读过多少书，但高超的悟性是与生俱来的。施其山的话令她有些猝不及防，她的第一反应就是伸出手去，冲着烟雾中施其山的胸脯狠狠捅了一下。

蹲着的施其山被捅坐在地上，他龇牙咧嘴，用一种并不擅长的油腔滑调说，我问过你的，是你让我说我才说的，你咋还打我？陈铁花有些不好意思，红着脸向施其山伸过手去。

你还要打我？施其山说。

谁还要打你，我是要拉你起来。陈铁花说。

面对伸到眼前的一只女孩的手，施其山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把它握住了。陈铁花第一次用力，没有把他拉起来，就有些慌神。第二次用力，觉得施其山的力量比她大得多，就愈加心慌，一股异常的感觉瞬间漫过全身，令她几

乎头晕目眩。第三次用力，她已经相当虚弱了，非但没有拉起施其山，反而被施其山拉坐下来。两个人握着手，面对面坐了足有一分钟，陈铁花终于被羞耻心艰难地战胜，用猛劲推开施其山，嘭的一声跳起来。

施其山讪讪地从地上爬起。四目相对，两个人都有些羞赧。陈铁花弓身用木棍拨灰，找出已经焖熟的土豆。她伸手拿起一个，闭上眼睛，鼓起腮帮吹土豆上的灰，当土豆露出本色，她才把它递给施其山。施其山说，你先吃。陈铁花说，还是你先吃。施其山迟疑片刻，还是接过土豆，皮都不剥张嘴就吃。还很烫的土豆在他的嘴里冒着热气，一股强大的香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笼罩了他，并且像灰堆冒出的余烟，经久不散。

陈铁花只吃了三个土豆，其余的土豆全被施其山吃了。吃完了，施其山的脸沾满了黑灰，笑起来一口白牙，显得十分生动。陈铁花问他，好吃吗？施其山说，好吃，只是吃了你这么些好东西，亏欠你太多了。陈铁花说，互相帮助嘛，谈什么亏欠。施其山面露难色说，我们之间总是你在帮我，我却什么也帮不了你，惭愧。陈铁花低下头说，你想帮我的话，就帮我当工人吧。

你已经是工人了。施其山说。

清扫工算不得真正的工人，我想当像你一样的，能拿着锤子、扳子在厂房里干活的工人。陈铁花说。

我也只是个工人，我哪有能力帮你调动工作呀？施其山说。

你是真正的工人，总有办法接近能调工作的人吧？陈铁花说。

让我好好想一想。施其山说。

此时天色已经暗下来了，灰堆里的烟好像都变成了墨汁，抹到了天空上，灰堆反而冒不出一丁点儿的烟了。施其山做思考状，好一阵没吱声。不过陈铁花并不沮丧，她对眼前这个年轻人充满了信心。往回走的时候，陈铁花的心是鼓胀的，毫无失落感。

木梳

陈铁花长着一张小圆脸，年纪大了的时候变成一张大圆脸。长着小圆脸时，陈铁花的面相应该说是相当可人的，配上一双圆溜溜会说话的眼睛，给人一种聪明伶俐的感觉。陈铁花最初进厂时两腮还有两片高原红，不到一年光景，就成功地褪去了脸上这两片乡下痕迹，和其他城里来的女工没什么两样了。陈铁花很在乎脸上的东西，褪红成功的背后其实暗含着许多旁人无法知道的努力和恒心。一年来，她一直尽量避开外面超强的阳光，大多时间都在厂房或者宿舍里待着。她也说不上是个太爱美的女孩子，她之所以这样做，其实是潜意识里有一股力量在作祟：别的方面还比不上其他的女工，至少在脸上，她要先向厂里的“先进水平”看齐。

陈铁花的身材不高，但在那个年代，她这种身材也并不怎么显矮。她当然很瘦，但因为有大框架的髋部，肥大的工装裤在臀部也紧绷绷的，使其透出一股鲜活的健康的饱满的气息。陈铁花的眸子和头发一样，都很亮，是引人关注的部分，与你交谈时两眼定定地看着你，一定会使你断定她是个精明执着、无意间便能给你以压力的那种女性。

陈铁花能够住上独身宿舍，也是经过了一番努力的。同室的其他三个女工都是城里人，而且家都离得很远，其中有两个是外地人，另一个虽家住本市，但距长门仍有着四十余里的路途。起初，管宿舍的人坚决不同意陈铁花入住，说她家住长门村，与厂子太近了，宿舍房间又这么紧张，怎么能让她来往！陈铁花说，我要住宿舍是有充足理由的，我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厂子。我是打扫卫生的，住在厂里就可以随时打扫，永保厂子清洁，因此，我住宿舍就比谁住宿舍都更为重要。管宿舍的说她强词夺理，不予理会。她急了，提高嗓门和人争吵，把人家也惹急了，斥责道，你不就是一个清扫工吗，有啥重要的？陈铁花抓住他这句话不依不饶说，清扫工咋了？革命工作，人人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你这么说不是在侮辱我，而是在侮辱革命工作。

就在那人的办公室，陈铁花一把拽住那人的胳膊，硬要拉他去找厂长理论。那人自知理亏，又怕惹厂长不高兴，只好无奈地点头同意。陈铁花变厉色为笑脸，冲那人调皮地一笑，胜利而归。

陈铁花入住的是四人间，虽然室内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但对陈铁花来说，这就是天堂了。室内的设施、面积对她来说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她住进了厂子，离开了村子，至少在形式上她是真正脱离了村子的厂人了。她对铺着草垫子的木床感到十分新鲜，热炕躺惯了，这冰凉的木床并没有给她带来丝毫的不适。

陈铁花对同寝室的三个女工是敬畏的，虽然她们也大不了她几岁，但她们都是生产一线的职工，工作是与发电联系在一起的，这就足够令她羡慕的了。床是上下铺，陈铁花住在东铺的下面，住在她对面下铺的是一个叫章玉闻的女孩子，梳时髦的短发，鬓角的头发顺在耳后，腮帮和脖子都特别白，看上去十分干净。章玉闻是大连人，说话语速快，又很爱说话，每晚睡前总是跟人一顿痛说，然后便夸张地笑。在长门厂，似乎只有陈铁花的笑能与她匹敌。她的笑声永远是高音区的、连续的，“呵呵……”，颇富感染力。陈铁花的笑则是突发式的，笑前往往没有预兆，突然爆发，“哈哈……”，极具震撼力。住在章玉闻上铺的是一个叫王丽华的女孩子，她来自东北牡丹江，人长得短小粗壮，说话声音却相当好听，吐字清楚，又是标准的普通话。她平常话不多，但话匣子打开也是个人来疯。她喜欢和章玉闻抬杠，说急了，还会和章玉闻你一把我一把地扭成一团。陈铁花也喜欢和她们俩抬杠，她认为争论是一种幸福，任何不佳的情绪，在互不相让的争论中都会轻易地化为灰烬。

只有睡陈铁花上铺的女孩子莫静是个异类，她是个文静的女孩子，话不多，语音柔柔的，有点儿像她家附近的流水。她是厂里少有的江南人，是标准的秦淮美女，人生得白皙清秀自不必说，陈铁花最诧异的是她打扮自己的能力。一件很肥大的工作服，经她用剪子和针线那么一改，就变得合体秀气了。同是短发，她把刘海弄出了小弯，味道就与众不同了，在一群同是短发

的女性当中就显得很华丽、很时髦。莫静当然也说普通话，是那种南方的普通话，很好听也很好笑。

莫静的梳子是用牛角做的，做工精巧，打磨得光可鉴人，据她自己讲，她这把梳子是从上海买的。按理说，陈铁花的木梳是没法和人家的相比的，但陈铁花梳头的时候，她的木梳还是令莫静眼睛一亮。顺着那道亮光，陈铁花不失时机地问，你看我的木梳怎么样？莫静用极少用的惊叹语气“啊”了一声，说你的木梳的确很高级，用料是一种特殊的木头，非常稀有。它虽然旧了，但你看它的纹理却更清晰了，而且它摸着硬，梳在头上的感觉却是柔软的、滑滑的，你说是不是？陈铁花说一点儿没错，梳在头上的感觉还真和你说的一样。

出于好奇，陈铁花曾建议两个人分别用对方的梳子梳一回头。莫静的牛角梳好是好，可陈铁花用起来还是觉得有些别扭，怎么梳怎么不如自己的木梳顺手。莫静也是，她虽然对陈铁花的木梳赞不绝口，可用起来也显得不是那么回事，彼此都有点儿像穿别人的衣服。

莫静很羡慕陈铁花的头发，说它们又粗又亮，几乎不像是真的。莫静的头发有些发黄，要不是抹了头油，又在额头处烫了小弯，她的发质就有可能影响到整体形象。陈铁花很在意莫静的品评，这对提高自己的自信心有利。女孩子嘛，都是善于比较的。与同寝室的三个女孩子相比，出身、工种等几个重要指标陈铁花都明显处于劣势，说一点儿不自卑那是骗人的。莫静的夸奖至少使她意识到，自己在某个方面也是拥有一定优势的。这优势来自不可改变的自然条件，与工种等可以改变的条件相比，这优势应该是更珍贵的。当然，仅仅发质好是算不得什么的，发质不过是一个引子，一个启发，只要她敢于寻找，善于寻找，比发质重要的优势便会突破司空见惯的外壳，勇敢而又生动地显现出来。

我还有啥优势呢？陈铁花暗问自己。一时答不出她也不急，她想，只要有意识地寻找，就可以了。

对于调工种，陈铁花用了一番苦心，同寝室的三个人也曾被她纳入目标，

但很快又被她给否掉了。都是女孩子，一个“求”字，就把自己的位置降低了，她想和她们平等相处，就断然不能求她们。她曾一度认为男性和女性是两条互不相干的河流，她不想惊扰自己所处的河流，而在另一条河流掀些波澜是无所谓的，正因为如此，她才把目标锁定在施其山身上。

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施其山的哥哥施玄山是汽机分厂的主任。

这一天，施其山来宿舍找陈铁花。此时天已经晚了，宿舍里亮起了灯光，陈铁花脱了裤子，把腿捂在被里正和几个女孩子闲聊。开门的是王丽华，她和章玉闻与施其山都在一个班组，见了施其山，还以为是来找她的。王丽华故意板起脸说，有啥话不能班里讲，还到宿舍找我？施其山说，我不是来找你，我是来找陈铁花的。王丽华的脸唰的一下红了，尴尬地用鼻子哼了一声，歪过头来冲陈铁花说，找你的。

陈铁花急忙穿上裤子，走出房间来见施其山。两个人离房间的门远了一些，陈铁花才开口问道，找到能帮我的人了吗？

施其山摇了摇头。

陈铁花脱口而出，那么你哥呢？施其山愣了一下，问，你也知道我哥？陈铁花自觉失言，不好意思地咧了咧嘴说，我也是才听说。施其山沉默了一会儿才又说，我的确找过我哥，把你的情况跟他都讲了，可他说清扫工都是当地农民，学技术悟性差，是当不好检修工的。

他小瞧人。陈铁花说。

你也别生气，咱再慢慢想办法。施其山说。

冲他这句话，我也一定要找他论理论，明天我就找他。陈铁花说。

施其山劝她别莽撞。她说，这不是调不调工作的问题，工作可以不调，但我不想让人瞧不起，我明天一定要找他。施其山说，明天他哪有工夫见你？他要主持全分厂的手锤比赛呢。陈铁花说，我到赛场找他那不更方便吗？施其山苦着脸说，你这么一找他，他一定以为是我让你找的，你不知道，他对我可凶了。陈铁花斜了施其山一眼，嗔道，瞧你那点出息，连自己的哥哥

都怕，好了，我不找就是了。

第二天上班后，陈铁花以最快的速度打扫完她分管的地段，然后放下拖布，从裤兜里摸出木梳梳了梳头，就径直奔赛场去了。所谓的赛场就设在主厂房外的侧面，几百人围成了一个半圆形，直线的一面就是厂房的一面墙，墙上悬挂着一条巨大的横幅，上书几个大字：汽机分厂手锤比赛。下面的空地上摆放着一溜长桌，桌上每隔一米就安置着一把老虎钳，桌子下面堆放着一捆粗细粗细的钢筋。技术比赛是那个时代的热门活动，陈铁花进厂还不到一年，就已经旁观了好几次类似的比赛。她喜欢这种比赛，看着新奇、刺激，对比赛的赢家更是羡慕得不得了，觉得那才是出人头地了。本来陈铁花是想躲开施其山的，但一进赛场，还是很快就被施其山看见了，他从人堆里挤过来，紧张地问她怎么来了。陈铁花仰着脸说，谁规定不准我来了？施其山压低声音说，别给我难堪就行。陈铁花扑哧一笑，说，我只是来看比赛，不是来找你哥的。施其山还是有些不放心，他就站在陈铁花身边，做出一副随时拉住她的架势。

比赛的主持人是汽机分厂主任，也就是施其山的哥哥施玄山。这是一个年轻干部，有着一张和施其山一样俊秀白净的脸膛，虽然也穿着工作服，但他的工作服干净得几乎过份了，好像是刚刚洗过，没有一点儿污渍，手都没摸过似的。他讲起话来严肃认真，声音和他的形象有些不相称，是老练成熟的那一种，很容易就能营造出一种不怒自威的氛围来。他一声令下，比赛就开始了。上场参赛的选手每五个人为一组，这五个人打完手锤了，另外的五个人再上。打手锤是钳工的基本功，也是以钳工为基础的电厂检修工的基本功。手锤泛指小型的锤子，是与十八磅或二十磅大锤相对而言的。打手锤就是用手锤打钢筋，把八号或十号的钢筋卡在老虎钳上，用左手握住扁铲将其逼住，右手挥舞手锤，使劲地打。这两种钢筋，高手只需五六锤便可打断，但一般的钳工，则需打到十锤左右才可能打断。上场参赛的选手水平有高低，高手打得漂亮，能赢得一阵阵掌声；差手表现得五花八门，更具观赏性，往往能引起一阵又一阵的欢笑。陈铁花觉得最有意思的还是看那些女工比赛，